

書評

中國與歐洲：夥伴、對手或相互學習？

China and Europe: Partners, Rivals or Mutual Learners ?

劉泰廷 *Tai-Ting Liu*

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

*Doctoral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*

若走一趟書店，快速瀏覽一下政治學/國際關係類的書架，會發現關於「中國」的作品非常多，琳瑯滿目。無論是關於中國近年發展的社會觀察，或是關於中國未來的走向將如何影響全世界，每當有一本關於中國的新書上架時，總是佔據新書排行榜。然而，就國際關係或外交政策而言，中國的對外關係似乎始終圍繞著三個國家：美國、日本、台灣。或許跟中國近年開始「走出去」有關，慢慢地有作者開始觀察中國在其他地區的作為，例如非裔美籍學者 Dambisa Moyo 的《當中國買下全世界》和美籍學者 Deborah Brautigam 的《紅色大布局》。¹然而，前述除外，北京似乎不與其他國家打交道，它的國際觀似乎就那麼大。恰巧的是，台灣在對外關係上最重要的幾個國家也是美國、日本和中國大陸，而非洲大陸依舊是台灣重要的邦交國來源。但這樣的國際觀是不是少了點什麼？例如那曾經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歐洲。

¹ 見：Dambisa Moyo 著；黃中憲譯，《當中國買下全世界》(台北市：野人文化，2013 年)；Deborah Brautigam 著；沈曉雷、高明秀譯，《紅色大布局：中國錢進非洲的真相》(新北市：八旗文化，2013 年)。

一、搭建中國與歐洲的新橋梁

在關於中國的政治類書籍中，由德裔學者 Frauke Austermann、歐洲學者 Anastas Vangeli 和華裔學者 Xiaoguang Wang 等合編的《二十一世紀全球政治中的歐洲與中國：夥伴、競爭或共同演進？》(China and Europe in 21st Century Global Politics: Partnership, Competition or Co-Evolution)，是市場上為數不多探討中國與歐洲關係的專著。²本書由劍橋學者出版社出版 (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)，其內容則源自 2012 年 3 月由柏林自由大學德中全球政治研究所 (German-Chinese Graduate School of Global Politics,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) 和中國人民大學合辦的第一屆「全球政治中的中歐關係」工作坊 (First Workshop on China-Europe Rel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)，共收錄 8 篇作品，主題橫跨高階政治和安全關係、歐洲主權債務危機、能源與環境，以及軟權力與公共外交。工作坊已逐漸成為常態性活動，2015 年 3 月預計於成都舉行第四屆工作坊。

本書有三個特點值得留意。首先，包括主要的編者 Frauke Austermann 在內的編者和作者，皆非在學術界已立足多時的學者，多數仍是在萌芽中的青年學者。就某個角度而言，以如此手法處理的用意可能在於，所謂的「中國崛起」將在新 (21) 世紀實踐，而屬於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的聲音和想法值得聆聽，因為他們將決定未來世界的發展，無論是更好或更壞。其次，編者試著在書中平衡來自東西方的不同觀點，因此作者群來自歐洲和中國兩地。雖然內容以英文書寫，中文版亦尚未發行，但是仍不難察覺編者嘗試促進中歐交流的用心。第三，工作坊由中國和德國兩國學術單位共同籌辦，內容不乏來自這兩國的觀點。若從歐洲的角度出發，或許德國代表的僅是 (新) 歐洲一部分的想法，而非歐洲整體的觀點，也無法視自身想法為主流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德國代表的是一種大陸觀點，與英國

² Frauke Austermann, Anastas Vangeli and Xiaoguang Wang eds., *China and Europe in 21st Century Global Politics: Partnership, Competition or Co-Evolution* (Newcastle, UK: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, 2013).

(和台灣)的海島觀不同,值得參考。此外,就雙邊關係而言,德國與中國的互動傲視其他歐洲國家與北京的互動,無論就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各層面而言,甚至是在學術上的交流。例如德國阿登納基金會(Konrad Adenauer Stiftung)便在中國成立許多辦公室,推動德中交流。

二、夥伴、競爭或共同演進?

如前所述,本書內容共分為四部:高階政治和安全關係、歐洲主權債務危機、能源與環境,以及軟權力與公共外交。每個主題收錄兩篇文章,分別由一位歐裔青年學者和一位或一組華裔青年學者撰寫,各代表西方和東方觀點。某種程度上,編者希望能藉由如此排列方式,突顯中歐關係中的共同點和差異,進而激起反思和辯論。全書圍繞著一個研究問題:究竟應該如何定義中國與歐洲的關係?中歐關係是夥伴、競爭或共同演進(partnership, competition or co-evolution)?

如此提問的方式頗為新穎,值得進一步思考。若將同樣的問題放在我國最關注的美中關係(或兩岸關係)上,兩國之間是否有所謂「共同演進」的可能選項?批評者或許會認為「共同演進」過於理想,反應的可能又是某種過份樂觀的歐洲思想,不適用於政經分離、實事求是的美中關係。若上網搜尋關鍵字「美中關係」,會發現 John Mearsheimer、Aaron Friedberg、David Kang、閻學通等觀察者所代表的現實主義學派仍被許多人視為主流。³因此,在利益的驅使下,美中兩國始終在進行博弈,千方百計地希望透過制度、話語、不合作等方式,塑造一個有利於自身發展的環境,加強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生存權。就某個角度而言,現實主義的弊病是無止境

³ 近期關於美中關係的討論,可參考:John Mearsheimer,〈Taiwan in the Shadow of a Rising China〉,《政治科學論叢》,第58期(2013年12月),頁1-16;Aaron Friedberg著;溫洽溢譯,《美國回得了亞洲嗎?》(台北市:遠流,2014年);David Kang,“China, Hegemony, and Leadership in East Asia,” in Vinod Aggarwal and Sara Newland eds., *Responding to China's Rise: US and EU Strategies* (New York: Springer, 2015), pp.27-49;閻學通,《下一個十年—全球變局大預測》(新北市:八旗文化,2013年)。

的零和競賽，因為國際政治奉循的是「現實政治」(realpolitik)法則，而「力量即真理」(might is right)。

即便如此，美中兩國未來真的沒有合作的空間嗎？目前種種發展暗示，美中兩國其實一直存在合作的空間，而此空間正日漸擴大中。無論是北韓核武或氣候變遷，甚至到國際恐怖主義、國際金融、伊波拉等問題，美中擁有極大的合作空間。就某個角度而言，全球問題的加劇促使習近平拋出「新型大國關係」的論述，希望能與美國共同建立所謂的 G-2 架構，同時也促使歐巴馬政府積極重返亞洲，與中國展開對話，希望能共同創造雙贏。然而，美中關係始終詭譎、充滿明爭暗鬥，部份的原因或許出自於雙方尚未找到另一個詞彙，打破「合作」與「競爭」的二元論架構。相較曖昧的「競合」(congagement)一詞，或許具有某些正面意涵的「共同演進」更值得思考。面對挑戰人類的全球問題時，中國是否能學習參與，並在其中扮演更大的角色，而美國是否能意識到權力平衡的改變，並學習與其他國家分享權力、共同解決問題呢？

《二十一世紀全球政治中的歐洲與中國》一書的核心問題除能用於美中關係以外，當然也適用於理解中歐關係，一個對亞洲而言較為陌生的主題。有趣的是，如編者之一的 Anastas Vangeli 分析一般，中歐關係的許多面向可用「規範」(norm)一詞進行理解，⁴此概念也貫穿全書內容。循此線索，有兩個層面值得關注。

首先，就國際關係研究而言，相較美國，傳統上歐洲較傾向進行質化研究，在歷史脈絡中推敲現象或事件的哲學和規範性意義。若從「規範」的角度切入中歐關係，會發現兩個主體在某些議題上的癥結，往往來自於對議題的不同詮釋，而非單純的權力落差或貿易得失。書中的許多討論表

⁴ Anastas Vangeli, "On the Obstacles to Greater Commitment in Sino-European Relations: A European View," in Frauke Austermann, Anastas Vangeli and Xiaoguang Wang eds., *China and Europe in 21st Century Global Politics: Partnership, Competition or Co-Evolution* (Newcastle, UK: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, 2013), pp.20-42.

明這點。例如，關於聯合國維和行動，He Yin 指出，雖然中歐皆有許多共識，但在中國強調主權原則無法妥協、歐洲則願意為了所謂的「保護責任」（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, R2P）而重新詮釋主權的情形下，雙方可能僵持不下。⁵另一方面，關於軟權力，Julia Soeffner 認為，歐洲的軟權力來自於個人主義、人權、自由與民主等文化價值的吸引力，中國則更重視社會整體的和諧、繁榮和集體性，並以這些價值做為其軟權力的基礎。⁶若延伸至規範的話，不難見兩者之間明顯的落差。

其次，就權力消長不斷、強權此起彼落的國際政治而言，未來的規範該由誰定義呢？換言之，就 21 世紀的全球政治而言，誰是所謂的「規範制定者」(norm setter)？如 Fareed Zakaria 和 Ian Bremmer 等觀察家所推論，21 世紀將是權力流散、多極化的世界，美國不必然依舊是所向披靡的超級強權或霸權。⁷在債務危機的影響下，歐洲經濟發展依然低迷，歐盟整合甚至已開始鬆動，面臨瓦解的危機。若歐美皆面臨嚴重挑戰，中國將成為下一個規範制定者嗎？又或者規範將成為強權競逐的新領域，逐漸勾勒出杭廷頓於二十年前即預測的衝突景象？前述問題值得深思，因為答案將關乎中國與歐洲的關係和未來走向。

⁵ He Yin, "China-EU Cooperation on UN Peacekeeping: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: A Chinese View," Frauke Austermann et al. eds., *op. cit.*, pp.43-60.

⁶ Julia Soeffner, "Mutual Perception and Soft Power in EU China Relations: A European View," Frauke Austermann et al. eds., *op. cit.*, pp.160-182.

⁷ 見：Fareed Zakaria 著；杜默譯，《後美國世界：群雄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》(台北市：麥田，2008 年)；Ian Bremmer 著；董佩琪譯，《G-Zero：為什麼世界政經缺乏領袖？未來何去何從》(台北市：財信，2012 年)。